

当我们谈水时，我们在谈什么

蒋常虹 文/图



响洪甸水库

是杯中物，是故乡云，还是那部我们用双手、奉献与智慧写就的文明史诗？

回荡于水下的声音

在浙江镜岭水库施工现场，无人机掠过爆破后的烟尘。人类的蓝图，正以无可阻挡之势，植入大地的肌理。左右岸坝肩开挖，意味着大坝的根基在此奠定。

透过镜头，我仿佛听见了另一个时空的声音——那是安徽响洪甸水库下，六安寿县麻埠镇最后的钟声。1957年，26亿立方米的淮河水淹没了那座曾经繁华的古镇……

历史在此刻重叠。水，在缔造未来的同时，也将无数过往凝固成深沉的蓝。

水之重：奉献的另一种形态

当一座水库下，沉睡着一个家园，那便意味着一代人的故乡，从地图上被轻轻抹去，汇成了一片深沉的“人工湖”。从响洪甸到镜岭，无数家庭用“离乡”换取“安澜”，“舍小家，为大家”的誓言，从此有了最具体的形状。

这奉献，远不止于个体。若将目光投向流域版图，安徽这片土地，一次次成为承受风雨的闸口。当洪水来袭，这里不仅要告别水下故园，更为保全大局，让地上的家园化为泽国。

水，在此是一种无声而宏大的担

当，它关乎安澜，更关乎格局。

水之利：跨越千年的对话

水的故事，是一曲跨越千年的壮歌，吟唱着不同的旋律。

在扬州，南水北调的泵站昼夜不息，以钢铁的臂膀，将江水逐级托举，送往北方。那持续的轰鸣，是现代工程的力量感，是资源在广袤国土上被重新调配的具象脉搏。

而在溧史杭，我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。没有机器的嘶吼，只有依靠天然地势蜿蜒而下的水流，静静地浸润着万顷良田。这份“自流灌溉”的从容，是一种“不争”的智慧，不逆山河之势，不费额外之功，却让水流自行其是，利万物而不争。

当夜色降临，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在月光下流淌，拱宸桥下的避水神兽历经风雨，却依然执拗地望向水面。它们不言不语，本身就在诉说着一个民族对水的复杂情感——有依赖，有敬畏，更有绵延千年的祈愿。

水之趣：最浪漫的计量

在我们水利人的话语体系里，“西湖”是一个奇妙的标尺。

当通报“本次调水相当于输送了X个西湖”时，相隔千里的水利人都会瞬间心领神会。洪泽湖的浩渺、镜岭水库的新生、南水北调的绵长……形态各

异的江河湖库，忽然间都有了共同的度量衡。

它像一句暗号，一把所有水利人都能听懂的情感标尺。无论身在何方，我们脑海里浮现的是同一片浩瀚的湖光。

水，在这一刻成了最亲切的媒介，让天南地北的水利工程，在“多少个西湖”的换算里，成了同呼吸、共血脉的一家人。

水之辩：从开到收的文明进阶

走过南北，我才真正理解了水的“辩证法”。

在北方缺水的淮北，庞大的工业体系与有限的水资源，倒逼出了一套精打细算的用水哲学。在这里，节水不是口号，而是融入城市脉搏的生存法则。而令我深思的，是水源丰沛的溧史杭灌区，也在大力推行节水。这并非迫于生存，而是一种“富日子穷过”的清醒与远见。

这一“北”一“南”，一“紧”一“松”，却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未来。我们的治水史，正从大开大合的“开源”，步入精耕细作的“管理”。从向自然索取更多，到让每一滴水的价值最大化，这才是现代水文明最深刻的回响。

水之诗：在云端，见脉络

最终的答案，我在万丈高空的归途上寻得。



拱宸桥下的避水神兽

逆光之中，大地的水脉如碧蓝的神经与血管，纵横闪烁，织成一张生命之网。河道与渠道的界限已然模糊，所有零散的感触——牺牲、奉献、智慧、远见——在此刻和谐相融。

原来，当我们谈水时：我们是在谈安丰塘的古老，谈溧史杭的汗水；谈响洪甸的乡愁，谈安徽的奉献；谈西湖的浪漫，也谈镜岭的未来。

我们共饮的，从来不是单纯的一江水。我们饮下的，是一部我们用双手与智慧共同写就的，波澜壮阔的文明史诗。

东淠河上的“秋沙鸭全家福”

杜世宏 刘正祥 文/图

近日，霍山的山间又多了一抹灵动的身影——红胸秋沙鸭首次被摄影镜头清晰捕捉。这一发现，悄然完成了一份珍贵的“全家福”：优雅的红胸秋沙鸭、新到访的红胸秋沙鸭，以及它们的伙伴普通秋沙鸭、白秋沙鸭，如今都已齐聚霍山。

这不仅是观鸟界的一桩喜事，更是霍山交上的一张生态答卷。在冬日的清澈水畔，能同时寻觅到四种对水质极为挑剔的珍稀水禽，本身就是霍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最动人的说明。其中，被誉为“鸟中活化石”的中华秋沙鸭，更是连续多年将霍山东淠河选作它们长达五个月的越冬家园，从深秋住到翌年春暖，仿佛年年如期而至的故人。

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冰川期残存的古老物种，被誉为“鸟中活化石”，其对生存环境，尤其是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，是生态系统健康的“指示剂”。此次红胸秋沙鸭到访东淠河，不仅为霍山的鸟类名录增添了新成员，更充分证明了霍山县拥有优良的水域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，为这些珍稀水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栖息与越冬条件。



中华秋沙鸭

红胸秋沙鸭

普通秋沙鸭

白秋沙鸭

在二王庙的碑刻前驻足，李冰石像衣纹简练，目光沉静，仿佛仍在凝视着他耗尽心血驯服的江河。我的思绪，便不由地被这巴蜀水牵引着，逆着时光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回到了我的故乡——安徽皖西。那片同样被一项伟大水利工程所深刻改变的土壤。

溧史杭，这个名字，念在嘴里，没有“都江堰”那般古雅，却有一种泥土的实在感。它是三条河的浓缩：溧河、史河、杭埠河。而在上世纪那个火红的年代，它成了一项伟大工程的名字，一个堪与古堰媲美的人间奇迹。

我的眼前，仿佛不再是都江堰的浩渺水光，而切换成了大别山麓的另一种图景。没有铁锤与凿子的叮当，取而代之的是百万民工肩挑手抬的号子；没有“鱼嘴”与“飞沙”的奇巧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巍然耸立的大坝，如“横排头”那般，将溧河水拦腰截断，汇成一片人造的汪洋。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人们靠着最原始的劳动工具，靠着近乎信仰的意志，在红色的土地上，开凿出总长两万公里的渠道。那水，便顺着沟渠，流进了千年干旱的丘陵，流进了龟裂的土地，也流进了祖辈们焦渴的期盼里。

这溧史杭，不就是二十世纪的都江堰么？李冰父子面对的，是一条不羁的江河；而皖西的儿女们面对的，是一片广袤而干渴的土地。一个在“堵”与“疏”之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，一个在“蓄”与“引”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时代不同，工具各异，但那颗为了造福子民的心，却是相通的。

在我的家乡六安舒城，早有一个更古老的回响。那便是七门堰。史载，那是西汉初年，羹饭侯刘信所建。他利用杭埠河出山的自然坡度，效仿都江堰的原理，以“七门”引水，浇灌舒城沃野。七门堰于2023年成功入选“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”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水利建设史。它没有都江堰的宏大，也不及溧史杭的壮阔，它只是静静地流淌在那一方土地上，滋养着堰区百姓两千多年。它像是一个微缩的都江堰，一个古老的序曲，预示了后来那场更为波澜壮阔的治水乐章。从七门堰到溧史杭，这其间，是一种怎样坚韧的传承？

我缓缓走下山来，心中一片澄明。深秋的风，依旧很凉。天色向晚，都江堰的水声在山谷里愈发显得沉寂。我回头再望一眼那暮色中苍茫的水色，夕阳西下，岷江被镀上金边，江水带着千年的故事奔涌向前。

三十年前初见，只识山水之形；三十年后再访，方悟水利之道。都江堰的江水，七门堰的渠流，溧史杭的天河，虽分处巴蜀与皖西，却同样承载着先民的生存智慧与家国情怀。李冰父子的坚韧、刘信的远见，近百万溧史杭建设者的奉献，都融入了流淌的碧波，成为滋养文明的血脉。

再次踏入这片浸润千年的土地，江水依旧滔滔，拜水都江堰，敬的是古人的智慧，更敬的是为民的初心。

东坡赤壁寻江水

王莉莉

来到黄州，必然要去一趟东坡赤壁。

循着文字去过很多地方，都有地劣于文的失重感。比如在兰亭，行走在流觞曲水、茂林修竹旁，感受不到古意的洒脱和清雅，只有眼前熙熙攘攘中的沉寂感。又如在醉翁亭，依旧是“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”，那份山水之乐和超乎山水的乐趣却有减无增。不禁让人感慨：原来，真正的胜景是有趣味的灵魂和有香味的文字。

来到赤壁，虽已有思想准备，还是被眼前的粗糙和逼仄灰暗了心情。黄霞楼、二赋堂、回鹤亭、剪刀峰、醉仙亭、天泉、石字藏、留仙阁、睡仙亭、坡仙亭……密密地拥挤在一起，好像将苏子的诗文字画层叠排列而束之高阁，缺少山水中景致的疏朗和随意；为了在山水间突出“赤壁”的效果，很多地方刷上赤红的漆，看上去犹如给一位老者红妆打扮一番，很是别扭。

想到当年苏子，“乌台诗案”劫后余生的他来到黄州，那种压迫感带来的层层叠叠的心灵褶皱怕也如同这些景点，难以一下子舒展展眼。好在有赤壁，那时这儿没有这诸多屋宇，不过是大石数块，茂林几丛，那一份寂寥将官场喧嚣慢慢疏散开，将内心的“不合时宜”慢慢沉淀下来，让内心的自我重新站起来。“有道难行不如醉，有口难言不如此。先生醉卧此石间，万古无人知此意。”酒、清风与明月一层层洗涤，将满心的尘埃和积垢淘洗干净。今天，当我们站在醉仙亭下光滑的巨石前，想象昔日山林畅饮后于此刻酣睡的那份清静惬意，就能明白当年的苏子如何将烦恼的情绪释放，他那千疮百孔的心又是如何被酒、清风、明月和山林填满、修补和愈合……

还有江水。我站在赤壁矶上寻找江水，石壁下迟缓的流水有着呆滞的模样，我知道那不是苏子的江水。那时此地，眼前层层叠叠的房屋应该是没有的，长江古道宽阔，江水澎湃至此，石壁激荡的浪花冲刷着岩石，也在呼应着苏子的一声声叹息，终于，江水的广袤和辽远时空带来的宇宙纵深感包容了苏子的“多情”，治愈了“早生华发”的壮志未酬和艰难苦恨：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我穿过匝匝的街道，杂草丛生的田野、密密的树林和养蜂人小屋来到江边，风很柔和，江边苇草挺竖，锋利的是江水。

我回望，遥看东坡和雪堂。躬耕的辛劳可以忘却心累的痛苦，亲人悄悄备好美酒佳肴的体贴可以慰藉仕途的失意，冰雪相照的挚友月下对酌的默契可以安抚人生的诸多坎坷……虽然很多时候会有“何时忘却营营”的自我嘲叹，但随即而来的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的释然里那一份坚守依然如明月澄澈。告别黄州前，我特地去了遗爱湖。出租车司机很健谈，他说目前的遗爱湖并非苏子的遗爱亭，是上一任市长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竭力扩修出来的，现在成了黄冈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。好逸恶劳百姓都记着呢”我不禁想起《遗爱亭记》中的句子：“夫君子循理而动，理穷而止，应物而作，物去而复，夫何赫赫名之有哉！”遵循事理，不汲汲于名利，是为官之道，更是为人之道吧。

去黄州，会一会苏子，忍不住会心一笑。再回到繁杂逼仄的现实，依然觉得有清风拂面，有明月在心。

老大桥的记忆

宋祖林

老大桥被拆除了，就在昨天。

在一个晴朗的天气，老大桥被挖掘机一点点地拆毁了。许多人拿起手机拍下被拆现场的照片和视频，配上“光阴的故事”一类的曲子，在朋友圈、抖音里转发传播，引起强烈共鸣。与其说人们在怀念这座老大桥，倒不如说人们在怀念那个逝去的光阴，怀念那份浓郁乡愁。

曾在梅山老城区生活多年的我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金寨一中读书的我，看到转发的图文和视频，心里自然也是感慨万千，勾起种种回忆。

老大桥是梅山水库大坝下面的第三道桥，称为三号桥，老梅山人习惯称它为“老大桥”。

一个“老”字承载了历史的厚重和岁月的记忆。有史记载，老大桥于1955年建成，与梅山水库大坝同龄，已有七十年的历史。当年，为了响应毛主席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伟大号召，金寨人民发扬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，以“十万移民”和“十万亩良田”的巨大奉献，修建了梅山水库，为保淮河安澜和溧史杭灌区千万亩良田灌溉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想当年，一座惊世的大坝赫然耸立于巍巍大别山，从此“高峡出平湖”，梅山大坝成为新中国第二座、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。与此同时，为了方便人们出行，经过多方争取和支持，“一桥飞架东西”，一座宏伟壮观的“老大桥”就此诞生了。它的出现，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，也成为小城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老大桥虽经无数风雨洗礼，毅然屹立在史河之上，默默陪伴着小城，同欢喜共患难，休戚与共，不离不弃。

老大桥是消暑纳凉的好去处。每逢盛夏，小城的人们饭后，三三两两漫步到老大桥。夏季，梅山水库通过大坝开闸放水，灌溉下游农田，甘甜清冽凉爽的水流奔涌而下，下游河两岸凉爽至极。县城的人们聚集老大桥，舍给弄孙，摇扇聊天，唱曲打坐，悠闲自得，享受着天赐的大空调。

老大桥是人们观光打卡的好地方。大坝下游景色迷人，四季宜人。每到春暖花开，史河岸杨柳依依，河面波光粼粼，春燕归来，一泻千里，十分壮观；秋高气爽，沿河桂花飘香，野鸭水中觅食，鸂鶒空中盘旋；寒冬腊月，雪花飞舞，沙滩和山峦银装素裹，甚是妖娆。

老大桥见证了一位英雄的诞生。这是一座孕育英雄的小城。这位英雄叫吴章涛，来自河南固始，在梅山县城务工多年。2008年冬天，一名儿童在



老大桥(左下)和新桥(右上)。周坤 摄

老大桥上落水，出租车司机吴章涛刚好路过，他奋不顾身跃入冰冷刺骨的河水，为营救儿童而献出了年仅31岁的年轻生命。他的英雄事迹感动了一座小城，人们记住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英雄。

老大桥承载着许多金寨一中学生的特殊情怀。三十年前，老大桥是居住在县城史河西岸的一中走读生，每天上学的必经地。清早天蒙蒙亮，从家出发，经过老大桥，翻山越岭到学校。晚上下晚自习，又原路返回。春天领略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的空旷，冬天感受“岁暮风动地，夜寒雪连天”的孤寂，如此重复，一天又一天，寒暑交替，度过了难忘的一中求学岁月。每逢周末，住校生挎上书包，翻过一中后山，经过老大桥来到县城主城区，购置生活和学习用品。在老澡堂美美地泡个澡，在理发店理个发，在喷泉广场书摊买本课外书，在水饺店奢侈地吃上一碗水饺，偶而在录像厅看场录像，又经过老大桥回到学校，修复好疲惫的身躯，调整好苦读的步伐，继续挑灯夜战的高中生活。每次经过老大桥时，我都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，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，瞭望河面和山峦，感受一下小城的精致与美丽，向往一下小城有滋有味的生活。

多年以后，我留在了这座美丽的小城，将自己完全融入了这座烟火味甚浓的地方，老大桥成为我经常见面的老朋友。到单位上班，送孩子上学、上菜市场买菜、上街办事，我都会时不时地经

过老大桥。老大桥旁边的早点店、牛肉面馆、农家土菜馆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有时参加亲戚朋友婚宴，站在“金孔雀大酒店”楼上，老大桥一目了然，它像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长者，见证着这座小城的变迁。

如今它被拆除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宽阔、漂亮的新桥。而这座老城经过风雨洗礼和精心打造，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，日益焕发出夺目的光彩。

老大桥是我们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。那时的都江堰，于我，只是一处遥远的、热闹的风景，彼时不懂李冰父子的智慧，只觉山水壮阔，与故乡皖西那片贫瘠而沉默的土地，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
三十载光阴流转，霜华染鬓，我带着女儿来到都江堰，只为再次拜谒一座古老的水利工程。深秋的都江堰，水意是沁骨的。从山间带来的寒气，仿佛都凝在了这一片浩渺的水光里。风从江面上来，掠过两千多年的岁月，扑在脸上，清冷而厚重。我仿佛能看见那个名叫李冰的蜀郡守，就站在这片水与沙的混沌之前。他没有留下什么玄妙的哲学，只留下三字经般的“深淘滩，低作堰”，留下一个“鱼嘴”，一道“飞沙”，一座“宝瓶口”。整个都江堰的工程布局尽收眼底。不同于现代水利工程的钢筋水泥，这里的一切都与自然相融：鱼嘴分水堤卧于江心，将岷江剖开；飞沙堰低卧岸边，静静等候汛期的考验；宝瓶口劈山而出，岩壁上的“水则”刻度，是古人丈量民生的标尺。登上伏龙观远眺，内江水流如箭穿穿城而过，滋养着两岸万亩良田，难怪《史记》记载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时无荒年，天下谓之天府也”。

山间的二王庙，在深秋里显得格外肃穆。古木参天，枝叶已是深红浅黄，斑驳地映在朱红的墙壁与青灰的瓦当上。殿宇森森，供奉着传说中的李冰父子，或是助他治水的功臣。香火的气息混着落叶腐烂的微酸，氤氲出一种人神交融的迷离氛围。我忽然想，后人为何要在此为李冰立庙，又为何要附会出一个“二郎神”来？或许，对于那受尽水患又得其恩泽的百姓而言，这样伟大的功业，已非凡人所能及，必得有神明的相助，方能解释得通。李冰，便在这代代的传颂与香火中，从一个杰出的工程师、一个勤勉的地方官，渐渐地羽化成仙，成了庇佑一方的水神。人因功业而近于神，神又因慈悲而还于人间，这大概是中国民间最朴素也最动人的一种信仰吧。

拜水都江堰

冯文